

伴驾生涯

——跟随溥仪三十三年纪实

李国雄 口述
王庆祥 整理



李国雄口述 王庆祥整理

伴驾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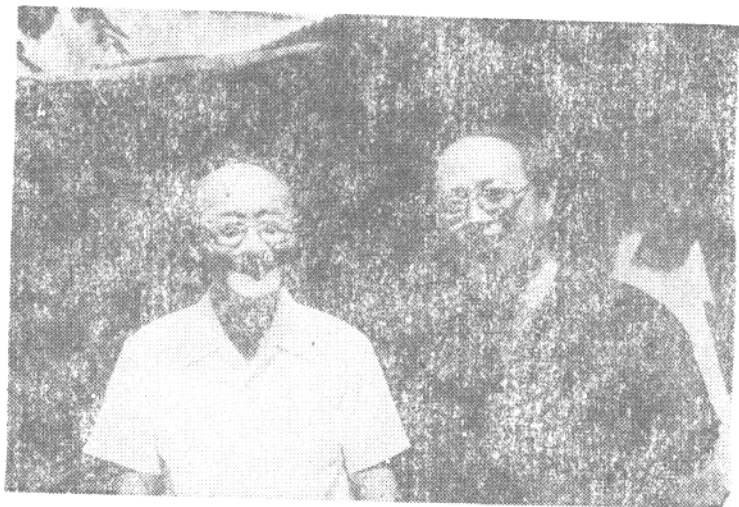
跟随溥仪三十三年纪实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跟随溥仪长达33年之久的侍从李国雄先生的回忆纪实。口述者以其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回忆了由幼年入宫始，从北京紫禁城、天津日租界、旅顺肃王府、长春伪皇宫、苏联战俘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直至释放的人生大半个途程。八十年代影视剧中李得勤一类银屏形象说明了口述者与溥仪之间历史上难以分开的特殊关系。

回忆以“小人物”的眼光看“大人物”、“大事件”，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与溥仪有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透露了许多细节资料和轶闻趣事，提供了宫庭组织、制度、人员及溥仪的性格、生活等外人不可能知晓的内幕资料。



本书撰写者王庆祥（右）和口述者李国雄（左）。（1987年8月于北京）



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时的溥仪。



溥仪与其弟妹在张园。（后排左起：溥和、溥杰、溥颖；
中坐者：溥仪；前排左起：溥仪、溥仪、溥任、溥馨、溥仪。）

目 录

撰写者前言	1
第一章 伴驾记	5
1.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2.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3. 我被提升为“随侍的”	
4. 腐朽不堪的宫廷	
5. 溥仪出宫前后	
第二章 伴公记	18
6. 从一个镋子到一百块大洋	
7. 溥仪阴差阳错地来到天津	
8. 卖宝与“打价”	
9. 生活在惊恐之中	
10. 习武之风	
11. 溥仪的政治交际	
12. 摆脱不掉的“白帽”	
13. 天子惜命，下人遭殃	
14. 从欠薪到存款	
15. 溥仪给我们分工	
16. 伺候溥仪打球	
17. 野心勃勃的静园寓公	

18. 我所见到的婉容和文绣
19. “天津事变”前后
20. 溥仪出关之前 21. 赛车后厢的秘密
22. 婉容离津与川岛芳子
23. 踏上险途

第三章 伴鬼记

60

24. 旅顺肃王府 25. 在星个浦海滩上
26. 奉命返津 27. 从旅顺到长春
28. 溥仪就任伪执政前后
29. 笼中天子 30. “御临幸”见闻
31. 护军初建 32. 溥仪与护军
33. 我当护军队长的时候
34. 护军的后勤问题 35. 护军的多种功能
36. 宫廷仪仗队 37. 军事演习小景
38. 内廷 39. 司房及其他 40. 茶房和膳房
41. 汽车房与马号 42. 我给溥仪修球场
43. 刘和尚戒烟
44. 周长清的小肠和乔万鹏的大肠
45. 寓疏远于接近之中
46. 迷信·洁癖 47. 神仙眷属
48. “秽闻”漏馅记 49. 随侍兼摄影师
50. “巡幸”奉天并祭祖 51. 赏赐种种
52. 惩罚铁琦 53. 随侍乎？特务乎？
54. 打人狂 55. “考验”
56. 伪宫中的皇族 57. 溥仪第一次出访日本
58. 舰上生活 59. “两圣交欢”的剩余镜头
60. 扈从掠影 61. 从取消大刀片开始
62. 护军的瓦解 63. 随溥仪“巡幸”各地

- 64. 溥仪第二次访日 65. 宫中孤儿
- 66. 外谄内疑的立身术
- 67. “窃听器事件”原委
- 68. 我所知道的谭玉龄
- 69. 法西斯时代的衰败
- 70. 风雨飘摇 71. 丢妻抛子扈危皇
- 72. 仓惶出逃 73. 溥仪被俘之谜

第四章 伴囚记

172

- 74. 飞往赤塔 75. 一场虚惊
- 76. 初到莫洛科夫卡 77. “疗养”生活
- 78. 多情女郎 79. 来了一位苏联少将
- 80. 告别莫洛科夫卡 81. 一路风光赴伯力
- 82. 在红河子落脚
- 83. 伪满大臣们来了
- 84. 我给溥仪藏宝 85. 迁往伯力市内
- 86. 顺手牵羊敬“上边”
- 87. 溥仪从东京归来 88. 戒备
- 89. 患难不同难 90. 在离开溥仪的日子里
- 91. 风流工地 92. 浪迹天涯不忘主
- 93. 一串佛珠 94. 引渡

第五章 伴罪记

217

- 95. 在入境后的列车上 96. 高岗接见
- 97. 落锁的监房 98. 最初的三个月
- 99. 哈尔滨的铁笼子 100. 几片好烟叶
- 101. “溥仪崇拜”的危机 102. 关照
- 103. 废物与废品 104. 东北工作团来了
- 105. 检举溥仪 106. 家书值万金

107. 释放 108. 离开抚顺

第六章 伴影记

245

109. 盼来的团圆 110. 谈往心酸

111. 该谁道歉? 112. 不愿再见溥仪

113. 最后的途程

附录

258

李国雄简历

撰写者前言

1987年盛夏，经由北京西城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我步入一个典型的老式四合院。我是以溥仪生平研究者的身分，到这里寻觅一位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老人，他就是《我的前半生》屡次提及的“大李”、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李得勤的原型、跟随溥仪长达33年的李国雄先生。见面之下，我首先注意到李先生的一双眼睛，还是有神的，似乎从那里看见了历史。然而历史已经逝去，李先生鬓发皆白，腿脚也不灵便了。我对来意的说明或许已经刺痛了他的心，老人退休后一般不上街，也不愿回首往事，活动范围只限于简陋的瓦屋及屋前用木板圈围的一小块院子。伺候别人一辈子了，老人才腾出点儿精力用鲜花、果树装点属于自己的这块天地。可是，当他了解到回忆个人经历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之后，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回首历史的脚印，本是自己印下，却又不象是自己的。”开始回忆时李国雄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耐人

寻味的话，恰恰反映了先生的十分特殊的生活经历。非常不幸，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应该属于自己的那段历史附着在别人身上了，附着在逊位的帝王身上，附着在联络天下军阀图谋复辟的“潜龙”身上，附着在勾结外侮的殖民地傀儡首脑身上，附着在伯力囚徒和抚顺战犯的身上。附着在别人身上，从而泯灭了自己！李先生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残酷的历史不但要求他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幸福，而且要求他献出妻子的幸福、甚至儿女的幸福童年和青年时光！

回忆是酸楚的，而回忆资料确实是宝贵的。

作为溥仪的亲信，李国雄先生耳闻目睹的许多史实，涉及中国近现代史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细节。例如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来龙去脉，溥仪在尊王府及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的活动；溥仪潜居天津联络各路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各国驻津代表的行踪；溥仪与婉容先后秘密离津并出关投敌的经过；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即位为“康德皇帝”、访日、“巡幸”各地等傀儡戏表演；溥仪的溃逃与被俘；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以及他在苏联被拘留的经历；还有溥仪的引渡、改造和特赦等等。李国雄先生提供的细节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一切相关而重要的历史事件。

作为溥仪的贴身随侍，李国雄先生是幕中人，最了解宫闱的明制度、暗规矩，种种深宫隐秘以及溥仪那难以琢磨的私生活。从北京小朝廷内部一直沿用的“祖制”、“惯例”、“宫规”及其腐朽糜烂的现实，到伪满皇宫的内廷机构、设施、制度、习惯和人

员；从北京时代溥仪耍弄奴才，到天津时代下人遭殃，以至伪满时代把随侍训练成特务；关于护军、习武，关于宫廷乐队或仪仗队，关于赏赐和惩罚，如此等等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来龙去脉；少年溥仪在北京游颐和园、青年溥仪逛天津马场、中年溥仪却成了长春的笼中天子，还有大量与此相关的生动实例，以及皇后的苦闷、淑妃的离婚、“祥贵人”的死和“福贵人”的入宫……李国雄先生娓娓的叙述，一定能在人类浩瀚的史书中增添一页，这一页将揭开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的内幕，给摧残人性的封建极权曝光。

作为生活在溥仪身边时间最长的人，李国雄先生从溥仪的忠实仆人、摄影师、护军队长、仪仗队长，到赤塔和伯力的“难友”、哈尔滨和抚顺的“同案犯”，再到60年代以老朋友身分在北京重逢，得天独厚地看清了溥仪这位传奇式历史人物波折起伏的一生。他不但深刻了解溥仪的虚伪和凶残，了解溥仪在日本权要人物中间外谄内媚的立身术，了解溥仪在东京法庭上对待审判长、律师和被告的策略，了解溥仪应付赤塔、伯力收容所内苏联军官的种种把戏，同时也深刻了解溥仪在抚顺改造生活中立场及思想转变的轨迹。古人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我们对溥仪接受改造的程度，应当有客观、恰当、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这个问题上，李国雄先生的发言权、议论权，毋庸置疑地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此外，李国雄先生的回忆，还包含了他追随溥仪转徙南北、赴日入苏的广见博闻，这就象站在一个特

殊的角度上，用特定的光圈和速度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风情画面，或可给读者增添一些阅读的兴味。

在大杂院西北角的小庭院内以及那个十分简陋的小屋里，我早来晚归地和李国雄先生相处了10几个朝夕。北京的夏日，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李先生的老伴奎秀清老人总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为我准备好了温水和毛巾。按她的经验，用温水擦身更凉快，每当汗流挟背的时候便洗上几把。借助于微型录音机的效能，竟能把李先生丰富的口述资料，轻松地录入磁带，这使我体会到把现代化手段引进研究工作的必要。

现在，根据20多盘磁带资料并参照档案、文献，整理撰写的这部《伴驾生涯》，业经李国雄先生修改、补充，并加以审定。既然溥仪和李国雄在历史上分不开，为了说明或解释那段历史，不但应有《我的前半生》问世，还该有《伴驾生涯》佐之以行。两书并行，正象两人如影随形一样。李先生说：“关于我这部回忆录的价值和特色，只能由别人评论。我只想讲一句：人老了，记忆或许有误，但我绝不给后人留下半句假话。”

王庆祥

1988年9月23日于长春南湖新村

第一章 伴驾记

撰写者说，这一章记载口述人从入宫到出宫，即1924年在紫禁城内几个月的生活。当其时也，溥仪虽处逊位却依然拥有皇帝尊号，口述人随侍圣驾、乃称之为伴驾记。

1.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我原名李光平，汉族人，1912年5月22日生于北京宝钞胡同北头。父亲李嵩智，早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干过。这个銮仪卫处是负责抬轿及各种仪仗的机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我父亲“侍奉过西太后”^①，便指此事。当我出生时父亲早已不给西太后抬轿子啦，成为制做泥儿童玩具的手艺人，就靠他这门手艺，全家勉强维持生活。

1922年我10岁了，父母为了改换门庭，省吃俭用挤出一点儿钱来，把我送到旧鼓楼大街北头酒醋局私塾读书。私塾设在一处寺庙中，先生姓白，领着我们念《三字经》、《千字文》、《六言杂字》、《大学》、《论语》等，背死书就是了。这样，我在那座寺庙里念了二年书。

1924年夏天，忽然父亲找到私塾来，替我向白老师请了一

^① 见《我的前半生》第430页，倒数第8行。

天假，就带我回家了。到家一看，有位客人。父亲引见说：

“这是本家远房哥哥，在紫禁城当护军。”让我称呼“三哥”，我向他问安。父亲又说：“三哥想把你带到宫里去，给小皇上当差。”这位看上去能有40多岁的三哥接着说：“朝廷挑选差役，这是第三回^①了，挑上的送进宫廷乐队。”我不懂这“乐队”是干什么的，三哥又解释说，到了那儿整天吹、奏、弹、拉，可好玩了。有小号、有黑管、有竹笛，愿意玩哪样就玩哪样。父亲挺高兴，嘱咐我说：“若是挑上了，是你的福份，住在宫里要好好学，甭想家。如果挑不上也别泄气，就跟三哥回来，再上白先生那儿念书去。”父亲还告诉我，如果问我名字，就说叫李广平。说着，拽过我一只手来，在手掌上写个广大的“广”字。“光”字是我家辈份上的排行字，从小在私塾读书，一直沿用此名，现在为啥不叫用呢？说是皇家有位光绪皇帝，要避讳。为了跨进皇家门坎，连辈份也顾不得了。

父亲嘱咐一番，便催促三哥带我上路，生怕误了时辰。我们两人急急出了宝钞胡同，直奔皇宫而去。走了约摸二里多地，来到景山对面的神武门。进门在门房等了有一个小时，从里面出来一名太监，三哥就把我交给了他。我跟着太监进宫，左拐右拐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儿，东跨西跨又不知道跨过多少道门坎。终于来到一座门前，我又被移交给另一名太监，由他领着进门，再拐一个弯，来到一个大院套里。我抬头一看，坐北朝南是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殿，大殿窗棂上安装着明晃晃的大块玻璃。我正为眼前的景象而惊奇，第三名太监又把我接走了，他把我领到台阶前面。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种种情景：宫中对太监的管理十分严格，外层太监绝对不许进入内层，是第二名太监把我带到养心殿，而第三名太监就是“殿上太监”，他

① 溥仪自1923年7月16日裁撤宫内太监后，为满足享乐需要，又三次招雇差役人员，挑选10岁的孩子进宫当奴才。

才有资格在养心殿院落内活动，他领我来到的地方被称作“丹池”。

当时，丹池内已经站了三四十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地立着，不许抬头四外张望。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忽听有人喊：“万岁爷来了！”当然是殿上太监喊的。我估计这“万岁爷”准是小皇上，真想抬头看看他长得啥模样？或许跟龙差不多吧！只是不敢抬头。

不一会儿，殿里的太监喊着告诉殿外的太监：“那个——”。殿外的太监便顺着手指的方向找到孩子，再问：“是不是这个？”如果回答说“是”，就把孩子拉到外面去，如果说“不是”，再重挑。就这样，溥仪在殿内眼望人头指指点点，里里外外的太监层层传话，于是我们这三四十个孩子的命运便被决定了。

估摸着挑出了三四个孩子，殿外的太监忽然把手指头指向了我：

“是不是这个？”

“不是！不是！”于是，我刚从排里被拉出，立即又被推送回去，心里正慌神，忽听殿内又传出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来：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遂象小鸡似的被人扯着脖领提了出来，送进被挑中的孩子堆里。也不问话，也不答话，连小皇上的面目也没敢看一眼，我就被稀里糊涂地挑上了。

溥仪在他的书里说我得以在宫里裁人时反而进宫当差，是因为了父亲的历史关系。其实，父亲当年不过是个抬轿子的脚夫，他能有什么力量？一定要说有关系，无非是说父亲比较熟悉宫中当差生活，又认识几个人，所以才没有错过宫里招人的机会罢了。

2.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没挑上的孩子们被送走了，我们留下的四五个有人领着，来到养心殿宫门外西南角落小院内的一间屋子，这便是“殿上的”住宿之处。里边原来住着五六个人，加上我们新来的，就超过10人了。

第二天一早，有名殿上太监来传，把我们领进养心殿内吩咐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殿上的”，由他带班，在养心殿内干活。这“殿上的”其实就是“殿上太监”，因为新招的这些孩子不是阉人^①，不能称太监，所以干脆就叫“殿上的”。我听说宫里早有非阉人当差干活儿的先例，不但象銮仪卫那样的机构有，茶膳房等机构内也有。不过，早先对这些人在宫内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他们只能在早、晚按时入内、退宫，绝对不许在宫内留宿。后来，这些规定逐渐松弛，到我进宫时，宫里的非阉人已经不少，而且，因工作需要的可以留宿宫中。甚至连在宫中没有职务的外人，有的也凭借私人关系偶尔住到宫中，白吃从膳桌或神佛供桌上撤下来的“科食”^②。

那天听太监管我们叫“殿上的”，我当时心里纳闷儿：不是说让我们进宫学乐器吗？怎么又成了“殿上的”。不久我就明白了：“殿上的”是正业，宫廷乐队演奏员反而是兼职。

带班太监交给我们每人三样儿工具：一是普通的鸡毛掸子；二是簸箕，比普通铁簸箕略小；三是一种特制的擦地工具：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木棍头上绑两条长布，每条都有一

① 当时民国政府与清室内务府有约，除留用宫中太监外，不得新招并使用阉人。

② 所谓科食，就是从皇帝以及后妃们的膳桌上撤下来的食物，把摆在神佛香案前的供品撤下来，也称“科食”